



史海钩沉

梁实秋与青岛的不解之缘

□赵瑞峰

1930年夏，散文家、学者梁实秋受杨振声邀请，到青岛大学任教。在正式报到前，利用暑假时间，梁实秋同闻一多先去青岛参观，青岛“背山面海，冬暖夏凉”的环境，让他大为满意。

开学时来到青岛，梁实秋和家人先在鱼山路四号租到一栋楼上四间、楼下四间的房子，这里环境不错，距离汇泉海水浴场只有十几分钟路程。每到夏季，梁实秋常和家人来此休闲，他在《青岛印记》中记录了一家人在汇泉海水浴场休闲的情景：“……季淑（梁实秋妻子）兴致很高，她穿上了泳装，和我偕孩子下水。孩子用小铲在沙滩上掘沙土，她和我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，玩到夕阳下山还舍不得回家。”他还说：“汇泉冬天是被遗弃的，却也别有风致。”

梁实秋昔年读过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崂山道士》，早已对崂山心向往之，他“以为至少那是一些奇人异士栖息之所”。住在青岛，当然要去游崂山了，梁实秋在《忆青岛》一文中写的崂山游记言简有趣：“由青岛驱车至九水，就是山麓，清流汨汨，到此尘虑全消。舍车扶策步行上山，仰视峰嶂，但见参差聚散，大块的青石陡峭如削，绝似山水画中之大斧劈皴法，而且牛山濯濯，没有什么迎客松、五老松之类的点缀，所以显得十分荒野。有人说这样的名山没有古迹岂不可惜，我说请看随便哪一块巍巍的巨岩不是大自然千百万年锤炼而成，怎能说没有‘古迹’……”

梁实秋在青岛鱼山路四号只住了一年，第二年便搬到鱼山路七号，这是“新造的楼房，还有地下室，前院亦尚宽敞”。尤为难得的是，房东是山东人，性格朴实，与梁实秋一家相处甚得，当梁实秋提出在院中栽树的请求时，房东不但满口答应，还送来两棵大柏树苗。

梁实秋在《忆青岛》中坦言，他这个“‘饮食之人’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总是不能忘情口腹之欲。恰青岛好吃的东西很多”。在青岛，梁实秋最常去的是中山路上德国人佛劳塞尔开的餐馆，这里的牛排，梁实秋推为国内第一。

梁实秋在《忆青岛》还说：“青岛的海鲜

也很齐备。像蚶、蛤、牡蛎、蟹以及各种鱼类应有尽有。”他认为，其中属于蛤类的西施舌“不但味鲜，名字也起得妙”，梁实秋曾亲自下厨烹制此味。

青岛虽然不产水果，但梁实秋不以为意，他说：“山东半岛许多名产以青岛为集散地，例如莱阳梨……外皮不好看，皮又粗糙，但其细嫩酥脆甜而多浆，绝无渣滓……再如肥城桃，皮破则汁流，真正是所谓水蜜桃，海内外无匹……其他如烟台之苹果、玫瑰香葡萄，也是青岛市面上常见的水果上品。”

梁实秋赞赏“青岛是一个好地方”，有“整洁宽敞的市容，有最佳的浴场，最宜于家居”，但他又认为青岛“缺少文化背景，稍嫌枯寂”，因此每逢周末，梁实秋都与友人聚饮于酒楼，由于经常聚饮的成员，包括梁实秋在内共有八人，他们一时灵感，戏称为“酒中八仙”。多年后，梁实秋在《酒中八仙》一文中描述了八个人的醉态。

梁实秋在青岛生活了四年，身边同事、朋友多是山东人，他们“外表倔强豪迈，内心敦厚温和”的特性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。梁实秋认为“观风俗，宜对庶民着眼。青岛民风淳厚，每于细民中见之。”他还以人力车夫为例，说他“初到青岛，看到人力车夫从不计较车资，乘客下车一律付与一角，路程远则付二角，无争论者。”又举房东一例，说其“赁屋于鱼山路七号，房主王君乃铁路职员，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……退租离去，仍依约付足全年租金，王君坚不肯收，争执不已，声达户外。有人叹曰：‘此君子国也。’”

在青岛四年间，梁实秋于教书之余，开始着手庞大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翻译工作，直到离开青岛时，只完成全部翻译工作的约四分之一。除此之外，他在青岛还抽空翻译了《织工马南传》《西塞罗文录》，并且主编天津《益世报》的一个文艺周刊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）

【故地往事】

龙口粉丝和古代军事家孙膑

□谈宜斌

被誉为“天下第一粉丝”的龙口粉丝，其原料以绿豆、豌豆等为主，因此粉丝细长、均匀，韧性和弹性很强。粉丝的烹调应用亦十分广泛，且入水即软，耐煮不糊不碎，既可做大众化食物，也能用于高档筵席。

据传说，龙口粉丝的发明人是古代军事家孙膑。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，孙膑和庞涓同是鬼谷子的学生，而且两人很友好，后来庞涓当上魏惠王的将军，由于嫉妒孙膑的才华，便设法诬陷孙膑到魏国，并挖去他的膝盖骨，把他打入死牢。

狱卒见孙膑气度不凡，认

定他不是一般人物，每天都按时给他送饭。孙膑看到魏国盛产绿豆和豌豆，就设想能否将绿豆或豌豆也做成面条类的食物。这种想法一直在脑海里徘徊，但因为在牢房里而无法进行研究。

由于孙膑创立了《孙膑兵法》，有很高的知名度，齐国君王获悉孙膑被囚在魏国，便秘密劫狱抢走了孙膑。孙膑获救以后，受到齐威王的重用，任军师。有一次魏军入侵，他率领精兵强将奋力抵抗，大败魏军于马陵道，逼得主帅庞涓自杀，血洗了自己的冤仇。

此后，孙膑记起他被囚时将绿豆和豌豆制成粉条的想法，他经过反复试验，用净水将

绿豆和豌豆浸泡以后，经磨浆、提粉、打糊、漏粉、拉锅、理粉、晾粉、泡粉、挂晒等多道工序以后，做出了既好吃又耐贮藏的粉丝。当然，这种粉丝粗如面条，后来经过不断改革工艺，才制作出了如今这样的龙口粉丝来。

龙口粉丝之好，与龙口一带的地理位置和气候、水质等自然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。每年的“桃花开”和“揽豆梢”两季，是加工龙口粉丝的黄金季节。当地工匠从选料、用水到操作可以说是慎之又慎，掌握晾晒粉丝的光照、风力、风向严之又严，确实匠心独具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）

故事里的沂蒙

留田突围—— 一场「无声的战斗」

留田村现属沂南县张庄镇，因罗荣桓在这里指挥过一场反“扫荡”的神奇突围战——留田突围而闻名于世。留田突围是沂蒙抗战中最惊险的一幕，体现了罗荣桓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，是我军“翻边战术”的经典案例。

1941年8月19日，中共中央书记处、中央军委《关于统一山东领导的指示》决定：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，山东纵队与115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，罗荣桓任书记。罗荣桓临危受命，担负起山东境内八路军最高指挥官这一重任。

1941年11月，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“大扫荡”，由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畠俊六坐镇山东临沂指挥。畠俊六获悉115师与山东纵队的主力部队在山东东北部反击作战，中共山东分局、山东省战工会和115师师部机关所在地沂蒙山区兵力空虚，立即纠集5万重兵向沂蒙山区发动11路、多梯队的“铁壁合围”，妄图一举消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，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。

11月4日，日军在偷袭山东纵队司令部受挫后，便把目标转向张庄以北留田地区的钮家沟，矛头直指八路军第115师师部、山东纵队指挥机关、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等领导机关。畠俊六亲自坐镇汤头，山东管区十二军军长王长土桥一次郎中将指挥万余人，在飞机、坦克、大炮的配合支援下，由临沂、费县、沂水、莒县等地气势汹汹地向钮家沟一带扑来。当时115师师部及省战工会都在留田村周围，总人数有3000多人，而作战部队只有1个特务营，处境十分危险。到11月5日，日军对留田的包围圈越缩越小。

早晨，特务营4个连同时在留田四周的山头和隘口与日军交火。至中午时分，集结在留田周围的日军已达2万多人，最近的一路离留田只有二三公里，最远的也不过七八公里。

5日下午，罗荣桓在留田附近的钮家沟村召集紧急会议，研究突围方案。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，罗荣桓果断地提出了向南突围。大家都感到意外，因为敌人的大本营就设在留田南面的临沂城里。罗荣桓对敌情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判断，指出：东、西、北三面，皆有敌重兵防守，即使能够突围，对我军下一步发展也极为不利。敌人大本营虽然在南面，但敌人的主力出动后，其后方必然相对空虚，我们向南面突围，必出乎敌人意料，待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，再转向西北，进入蒙山南麓一带，这样就可以彻底粉碎敌人合围我首脑机关的企图。

会议完全同意罗荣桓的意见，并决定由特务营第一、二连担任前卫，四连居中护卫机关，三连为后卫，掩护师部机关突围和收容掉队人员。罗荣桓要求部队一律枪上刺刀，压满子弹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。突围前，他又宣布了行动纪律：坚决服从命令，不得自由行动；在突出包围圈前，不许说话，不许咳嗽，不许发出任何声响。

留田突围的神奇之处在于其静肃突围的游击战术和能力。山区道路复杂，偏僻的山路、小道较多，日军不熟悉地形，这些山路、小道便成为游击队秘密行动的最佳选择。5日晚，突围开始，3000余人一一相随，静无声息地从敌人包围圈500多米宽的空隙中间向南插去。接近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张庄时，山头上的敌人盲目放炮，乱喊乱叫，突围部队毫不理睬，跑步前进，仅用半小时便安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。午夜后，部队又通过了敌人在高里设下的第二道封锁线。过了高里，果然如罗荣桓所料，敌人后方空虚。他遂命令部队转向西，越过蒙公路。部队又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，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。6日5时许，部队胜利到达汪沟一带，在埠山庄宿营。入夜继续向西转移，经过诸满到达费县东北的黄埠前。

这次突围未费一枪一弹，无一人伤亡，使山东党政军机关由被动转为主动，扭转了极其危险的局面。当时随军一起突围的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·希伯对罗荣桓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赞叹不已。为此，他在《战士报》上发表了题为《无声的战斗》的文章，称赞留田突围的指挥是神奇的。他在报道中这样写道：“这次突围，未费一枪一弹，未损一兵一卒，便安全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。八路军罗荣桓政委指挥的这场无声的战斗，必将成为抗战史上的典型范例，名扬天下……”

留田突围是罗荣桓“翻边战术”的集中体现。1942年10月，罗荣桓根据他在山东战场上的长期实践，在《大众日报》发表文章首次正式提出“翻边战术”：当敌人开始“扫荡”时，不是“敌进我退”“诱敌深入”，而是“敌进我进”，即在弄清敌人，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，趁敌人包围圈尚有较大空隙时，选择敌人包围圈薄弱处，跳出根据地，“翻”到敌人后方去，袭扰敌后方，打乱敌之部署，以达到粉碎敌“扫荡”的目的。这一“敌进我进”的“翻边战术”理论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“敌进我退”的游击战思想。毛泽东在了解这一情况后，对这一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认为“翻边战术”不是战术，而是战略。